

论大学生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负迁移

张欣雨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语言迁移一直以来都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语言迁移一般分为语言的正迁移和负迁移, 在学习一门第二语言初期, 遇到和母语相似的地方会学的比较快, 叫做正迁移, 而到学习第二语言的高级阶段, 和母语差距较大的地方会学的比较慢, 叫做负迁移。基于前人的基础, 本文主要运用对比分析法分别从词汇、语音、语法三个方面来分析母语负迁移对大学生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描写英语和汉语在这三方面的不同, 使学生更加了解母语负迁移。

关键词: 母语负迁移; 英语; 汉语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速度不断加快, 国内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急速上升, 由需求引起的对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也应时而起。其中母语迁移一直都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点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 当他们的母语体系和母语思维习惯已经确立形成时, 母语以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策略、学习环境等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着学习者学习英语的行为。依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 原有的习惯会影响新习惯的养成, 学习的主要障碍是先前习得知识的干扰。因此对二语习得者来说, 大脑中已有的母语规则可能会抑制习得第二语言的顺利进行。英语学习者(本文主要指大学生)在未能熟练自如应用的情况下, 自然会在英语与汉语之间寻求相等的词汇、短语和句式, 他们认为只要按照汉语规则、习惯用法直接套上英语就可以了。这主要体现在每年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中, 大学生对于翻译的作答每次都会在网络上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 甚至有一些错误的用法成为了热梗, 这是因为大学生们表达英语时会直接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对比分析法, 通过描写大学生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母语的词汇、语法、语音对第二语言产生影响而发生负迁移, 并针对这些负迁移, 提出一些建议, 尽可能的减少母语负迁移。

二 文献综述

在早期的40年代Fries和五十年代拉多所提出来的理论中, 有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就可以被学者们追溯到。Fries主张对学习者的目的语进行科学描述, 并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比较。Fries的研究推动了语言学习中的对比分析研究。Lado 从斯金纳(B. F. 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 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输出和输入技能在语言文化层次上均受到第一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影响。Lado迁移概念的核心是比较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异同。研究这些异同可以预见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难易点。在此基础上, 他发展了Fries的研究, 提出“对比分析”假设。这种假设就是对不同语言的语言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比较。他认为第二语言中与母语相似的成份对学习者是简单的, 与母语相异的成分对学习者是困难的, 根据比较分析出的差异, 预测学习者在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中的难点及输出和输入中的错误, 从而使学习者避免错误或尽可能少犯错误。在对第二语言中出现的第二语言结构形式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者对语言迁移作了进一步阐释, 并区别了迁移的两种形式: 正迁移和负迁移。母语形式用于第二语言话语的输出并成为第二语言规则的一部分时,

出现正迁移；第二语言输出中的第一语言形式同第二语言规则相异，而且生成的话语是错误的，出现负迁移。换一种方式来说，负迁移就是已有的母语知识对即将学到的新知识有抑制作用。

对比分析学派认为，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与其可能导致的困难之间成正比例关系，即母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越大，学习的难度就越大，亦即等式“差异=难度”。

在教育心理学理论中，“迁移”是指学习者将以前掌握的经验和知识用于新知识的学习的一种过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对比分析”理论比较了母语和目标语的异同，提出了“母语迁移”这一概念。Lado (1957) 在其代表作《跨文化的语言学》中指出：学习者往往把其母语语言及其文化中的形式和意义迁移到所学的外语语言及其文化中，这种迁移既体现在学习者的口语表达以及在与该外语文化有关的行动中，又体现在理解、领会该外语语言及其文化的过程中。Ellis (1994) 认为，由于母语干扰产生错误的平均百分比为 33%。迁移这一概念来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指的是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或技能会对新知识或新技能的获得产生影响（翻译）。20 世纪 40-50 年代，语言教学吸纳了迁移理论，认为母语迁移会影响外语学习。语言迁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逐渐发展成为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上至 20 世纪 60 年代，语言学习的观点来源于一般的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根据行为主义理论，由“刺激-反应”所形成的“习惯”是学习的基础。由此，学习者在习得一门第二语言时，曾经学习母语时所形成的旧习惯会妨碍学习第二语言新习惯的形成，这种干扰叫作“前摄抑制”，造成的结果即母语对二语的“负迁移”。之后，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对比分析研究的出现满足了当时外语教学的实践性需求。本文主要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母语负迁移对于第二语言的影响。

对比分析学派认为母语和外语的差异会导致母语负迁移。Weinreich 曾明确指出“两种语言相似引起正迁移；两种语言相异引起负迁移。拉多也指出：“The students who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a foreign language will find some features of it quite easy and others extremely difficult. Those elements that are similar to his native language will be simple for him, and those elements that are different will be difficult. 因此他主张通过系统比较有待学习的语言、文化和学生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以预测和描写会给学生带来困难的那些模式。母语迁移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在二语习得中，如果母语的语法规则和目标语是一致的，那么母语的规则迁移会对目标语学习有积极影响，这被称为正迁移。如果母语的语法规则不符合目标语的习惯，则会对目标语的学习产生消极影响，这被称为负迁移。

母语负迁移即母语干扰。母语干扰会导致错误出现，延长学习者犯错误的时间，延缓其通过中介语中某些发展的序列。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Ellis, 1985:25)，母语干扰是第二语言习得普遍存在的现象，Odlin 将负向迁移的结果概括为“过少使用”、“过度运用”、“运用错误”和“误解”。而 Rod Ellis 列出了制约迁移的 6 个因素：1) 语言的不同层面，如音系、词汇、语法、语篇等；2) 社会因素；3) 标记性 4) 原型概念；5) 语言距离和心理语言类型；6) 发展因素。

三 在词汇、语音、语法的负迁移

3.1 在词汇上的负迁移

邓炎昌和刘润清指出，词汇的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Ringbom 在研究二语习得词汇学习时发现，片面的词义对等迁移导致了词汇学习中的主要错误。本章内容主要从词汇

的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入手来分析大学生在词汇方面产生的负迁移。

概念意义是指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它是抽象的，与客观事物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概念意义是交际的核心因素，不正确词的概念意义，就会引起交际误解冲突。英语中的单词“intellectual”与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在词的概念意义上都是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它们所指的范围却不一样，在英语中，“intellectual”是指高级知识分子，不包括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是在汉语中，知识分子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所有上过大学或者上过中专的人，还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同样的“play the piano”，“play the violin”，“play the flute”。“play football”分别对应“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笛子”，“踢足球”，“play”这个词分别是“弹”“拉”“吹”“踢”四个不同的汉语动词。英语中表示亲属称谓关系的词也是这种情况，“aunt”涵盖了“姑妈，伯母，舅妈，阿姨”等几种意思；“uncle”一词，既指“伯伯”，又指“叔叔”，不像汉语有长幼辈份进行区分；“sister”既可指“姐”又可指“妹”，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

即使有时候一些词汇的概念意义相同或相似，但是它的内涵意义却相差甚远，造成这种语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一个民族的特征。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词汇作为人们语言交流的基本单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例如农民这个词在中国是没有贬义的，但美国的peasant一词的内涵意义是没有受过教育、举止粗鲁、思想狭隘的人，含有贬义。又如“红”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人对红色的喜爱，其渊源追溯到古代对日神虔诚的膜拜，太阳象征永恒、光明、生机、繁盛、温暖和希望。中国红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中国红是中国人的魂，尚红习俗的演变，记载着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经过世代承启、沉淀、深化和扬弃，传统精髓逐渐嬗变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积极入世情结，象征着热忱、奋进、团结的民族品格。而英语中的红与汉语的文化内涵是不同的，甚至常常含有不好的意思，如红灯区，Red-flags指需要警惕的情况，in the red指赤字，用red指共产主义也往往含有贬义。还有许多动物的文化内涵在英语和汉语之间完全不同。例如猫头鹰在汉语中常被认为是不祥之鸟，而在英语中是表示智慧、聪明的意思；孔雀在汉语中表示吉祥，在英语中常含有贬义，含有“骄傲、炫耀、洋洋自得”之意；狗在汉语中常用于贬义，如走狗。在英语中总的来说，狗属于中性词或者褒义的情况居多。例如Lucky dog是说某人很幸运。

Rod Ellis 在他的著作《第二语言习得》中认为母语是造成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根源之一，而母语对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影响尤其明显。Allan James 指出：“本族语结构对第二语言结构的影响，在语音方面比其他方面大的多。因为学习一个全新的语音系统意味着学习新的发音和听觉模式，这些模式属于语言行为的生理方面，与语言行为的认知方面相比，它们更抗拒改变和调整。

3.2 在语音上的负迁移

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是汉藏语系，英语是印欧语系。他们各自有一套完整有存在很大差异的语音系统。本文主要从辅音和元音角度分析两个语言的不同。

汉语和英语的音素体系差异较大。汉语音素包括 22 个辅音，23 个元音。其中 10 个单元音和 13 个复元音。而英语音素包括 28 个辅音，20 个元音，其中有短元音和长元音。在两种语言中虽然有些音素相似，但是发音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两种语言中几乎没有发音完全一样的音素，甚至有一些音素只存在英语或汉语中。比如，在中文中没有像[ou]，

[aʊ], [əʊ]和[æ]的元音, 也没有像[ʒ], [θ]和[ð]的辅音。当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元音和辅音时, 很难记住所有音标, 就会使用相似中文发音代替英文发音, 从而导致发音错误。例如, 清辅音[θ]发音错误非常普遍, 因为中文没有摩擦音, 而汉语里“思”的发音听上去与[θ]相似, 很多学生会把[θɪŋk]中[θ]发音为[sɪŋk], 把单词从think读成sink, 导致歧意发生; 浊辅音[ð]发音错误也很普遍, 中国学生倾向于用[ˈmʌzə]来代替[ˈmʌðə], [leɪə]来代替[leɪðə]。此外, 英语中音节多以辅音结尾, 以元音结尾的偏少, 而中文只有少数是以辅音[n]来结尾, 通常以元音结尾。所以学生在英语发音时常会省略最后的辅音。例如, tool [tu:l]读为two [tu:]。也有学生在读以辅音结尾的英语单词时, 习惯在最后的辅音后面加上元音。例如, 将quit[kwɪt]读为[kwɪtə], 将good [gʊd]读为[gʊdə]。辅音连缀也是英语中的常见特征, 表示同一音节中, 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辅音结合在一起, 一般会出现在词首和词尾。例如, blue [blu:]和sixth[sɪksθ]。但是, 汉语的辅音都是单独出现的, 因此许多中国学生在读辅音连缀时, 会在辅音连缀中加元音。例如, 将[blu:]读为[bəlu:], 将[sɪksθ]读为[sɪkəsθ], 添加一个额外的[ə]。主要由口腔的形状和大小不同所决定。“其中决定元音基本性质的是舌高、舌位唇形。”英语的元音舌高分布在高、中、低各个高度, 舌位有前、中、后不同的部位, 分布较均匀, 而汉语的元音中央元音只有一个, 舌高多为高元音或半高元音, 低元音少, 也没有中等元音。因此, 英语中有许多元音在汉语中没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音。

英语和汉语辅音的发音差别主要是因为气流受阻或者产生摩擦的部位不同。因为辅音“是声腔中的气流通路受阻而形成的一类音, 辅音之所以发音不同, 是发音部位或者发音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英语中的有些辅音与汉语中的辅音写法相同, 发音相似, 但由于气流实际受阻的部位或摩擦的部位不一样, 发音是不一样的。例如, 无法分辨[i:]在sleep中和[i]在slip中的不同。在发音练习时, 大部分中国学生对长元音[i:]的掌握较好, 因为汉语中“一”的发音和[i:]相似, 而汉语中没有与短元音[i]相似的发音, 因此很多中国学生在练习短元音[i]时, 还是会用“一”来发[i]音。例如, 会把ship[ʃɪp]读成sheep[ʃi:p]。在双元音方面, 英文有集中双元音[ɪə][eə][ʊə]和合口双元音[ei][ai][ɔi][aʊ][iə][ɛə][uə]。中文中虽然没有元音发音与集中双元音相似, 但是这三个双元音容易掌握, 而合口双元音很难掌握。例如, How的发音, 经常会被错误发成汉语拼音中的“hao”, 而正确的发音是[haʊ]。

3.3 在语法上的负迁移

由于文化发展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在时态、语序、结构等方面有着较大的语法差异, 导致英语学习者容易将母语语法的惯性思维套用在英语语法中。根据语法结构特点, 形态学分类法把人类语言分为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和复综语四类。汉语和英语在语法方面也会产生负迁移。汉语是分析语, 所以汉语表达语法意义不大用形态, 主要用虚词和语序。而英语是从古英语演变而来, 所以英语是综合语, 一般通过形态来表达语法意义。汉语主要借助于词汇手段和语序来表达句法概念, 谓动词没有词形变化, 时态和语态的变化均通过添加词表现, 这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初级阶段, 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

时态是指动词的形式与它所描述的动作或状态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汉语中没有时态这一概念, 表达时态概念时往往采用“了”“着”“过”等助词进行表达。而在英语中, 时态是每个语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在表达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汉语中无论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我们的表达都可以是一句话。例如过去我很爱你。而在英语中“爱”这个动词就要用过去时。所以由于时态的变化，很多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都会由于搞不清时态而犯错误。又如汉语表示相对完成状态时，动词之后一般带有时间补语来表明已完成的时间长度，表示绝对完成状态时并不带时间补语。汉语中，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可以表示状态改变过程的完成，也可以表示状态改变过程后的状态的延续，因此可以与表示时间长度的时间补语连用，以表示新的状态已完成的时间长度。由于这些原因，学生们就经常会犯时态的错误。

在句法结构方面，英语句子有较强的逻辑性、句式的完整性以及句法标记性，而汉语则反映整个思维的句法，两者有较大差异。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难免受到汉语的影响。随着学习过程的推进，汉语语法体系被打破，英语的语法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学习者在习得目标语的过程中因为已经有了第一语言用于思维，很难用第二语言进行思维，使用第二语言时常常运用既不是第二语言，又不是第一语言，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语。70年代初，Selinker(1972)把这种自成体系的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称为中介语(interlanguage)。他认为：学习者主要通过语言迁移、目标语规则的过度概括和训练迁移、外语学习策略、外语交际策略等手段构建自己的中介语知识结构。

四 母语负迁移的启示

增加学生的输入量最好的办法是扩大学生的英语阅读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增加，不仅可以给学生带来词汇量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让学生对英文语篇的衔接和连贯都有比较深刻的掌握。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二语学习者可以掌握一定的语言规律，可以更快的掌握地道的表达，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只有足够的输入，才能有更好的输出。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设备或者教学资源，多开展一些英语演讲比赛或者英语角活动。在大学校园里面，学生的时间很自由，可以和学校的宣传部沟通合作，宣传英语角等活动，发挥学生的主要能动性，把学到的知识可以用英语表达出来，多说才会发现错误，才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的词汇留下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印记，许多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的意义不能完全对应。英语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文化、历史、宗教信仰、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原因，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例如：学生看见break a leg 会联想到暴力行为，其实这是祝福别人好运气。英语中的这个短语可以视为戏剧界的行话，如果祝福一位演员演出成功，人们通常说break a leg，而不说Good luck，究其文化渊源，break a leg 或许带有迷信的色彩。在英语文化中，戏剧界的从业人员比较迷信，为了避免演出中的坏运气，他们故意说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捉弄神灵，因为神灵会让相反的事情发生。再例如，看见by the grapevine,学生们会以为指的是葡萄藤，其实它是指小道消息。究其文化渊源，它和美国一段历史有关。100多年前，美国发明家Samuel F.B. Morse发明了电报，早期的电报需要架起电线杆通过电线传送讯息，不过当时的技术很落后，电线经常架的不是一条直线，于是人们开玩笑地说：电线看起来像歪歪扭扭的葡萄藤，由此诞生了by the grapevine。所以在平时上课时，教师可以讲述这样的小故事，让学生们知道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教师也要提高学生的汉语修养。好的母语基础可以促进对外语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母语的语言知识和本国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在英语写作中深刻把握英语语言的词汇搭配、词性差别和句法规则、才能够提升对外国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教师应该明确母语文化的主体地位，督促学生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汉语文化修养。

五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语言迁移的发展历程,简述了迁移的概念和分类,重点讲述了母语负迁移。母语迁移现象有一定的复杂性,表现在词汇、语音、语法等一些角度,但是本文重点论述了在词汇、语音、语法这三个方面存在的母语负迁移。通过讲述这些理论,是希望英语教学者应当不断探索其产生的原因和衍生的过程,不但要做好语言法则的知识传授工作、更要适当地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在提高汉语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督促学生广泛阅读地道的英语文章、书籍。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克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有效提高学生习得第二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 [2]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10)
- [4] 郭翠.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2).
- [5] 甘利. 母语负迁移问题与英语语法教学[A]. *山东外语教学*, 2004(4): 44-51.
- [6] 洪明. 英汉语音差异对英语语音习得产生的母语负迁移作用[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4(2).
- [7] 刘润清, 邓炎昌.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8] 倪萍. 英语词汇学习中的母语负迁移[J]. *海外英语*, 2021(4).
- [9] 苏留华. 母语迁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4): 44-51.
- [10] 汪波. 母语负迁移对英语习得产生的影响及启示[J]. *海外英语*, 2020(10).
- [11] 王琳琳. 母语负迁移对英语词汇学习的影响[B].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1).

On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in College Student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Xinyu,Zh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0)

Abstract: Language transfer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anguage transfer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people will learn faster in places similar to their mother tongue, which is called positive transfer. In the advanced stage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people will learn more slowly in places far different from their mother tongue, which is called negative transf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negativ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on college student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and grammar by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ree aspects, to make the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negativ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Keywords: negative transfer; Chinese; English